

國朝學案小識

冊二

卷五目錄

翼道學案

蔡梁村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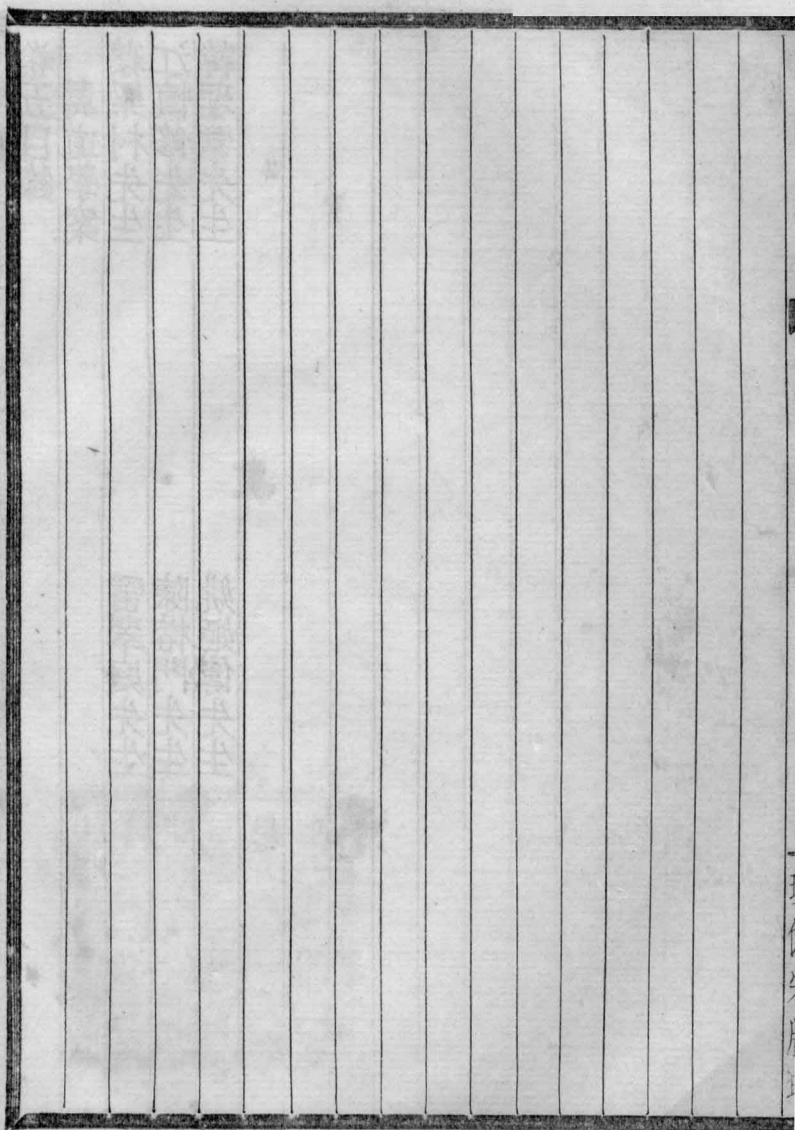
雷翠庭先生

江慎修先生

陳榕門先生

韓理堂先生

姚姬傳先生



學案小識卷五

翼道學案

漳浦蔡先生

先生諱世遠字聞之號梁邨翰林歷官宗伯幼稟家學篤志程朱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適儀封張清恪公撫閩立鰲峯書院徵召各郡縣士子肄業其中爲之講明正學宣示儒宗先生應時而出升堂入室得儀封之真傳其與鄭魚門侍講書曰在京師時朝夕過從俛有孜孜志相同道相合分袂時先生獨有所不忍於中者迥出於交情聚處之外不可不謂之知我也前歲附張次脩信有江南閱卷之命心怦怦欲往以兩弟公車外出又繼以台灣之變不如所願嗣聞先生清望日隆公明之譽溢於近遠然世遠竊謂此不足爲先生譽也我輩誦法古人安肯以文衡作商賈之行辱名喪心自好者不爲況先生道力素定哉明則比公爲難然以理真辭雅二者律之空疎者不錄浮雜者不錄驗其心得審其學力昭昭然若揭其衷也此亦不足爲先生難者竊謂學使之官在有以振士風而變士習下車伊始行一令於令長學官曰有能敦孝弟重廉隅者以名聞并上所實行有能通經學古奇才異能者以名聞并上所論著行之各屬揭之通

衢雖所薦者未必皆賢而賢者未必薦然本之以誠心加之以詢訪擇其真者而獎勵之或譽之於發落諸生之時或薦之於督撫或表宅以優之試竣或延而面叩之從容講論以驗其所長有行檢不飭者摘其尤而重黜責之如是而士習不變者未之有也且夫士子荒經久矣勦襲撮摘以塗有司之目侮聖人之言莫此爲甚今於歲科未試之先通行於各學曰書藝二篇之外不出經題但依所限抄錄本經多不過五行少不過三行不者文雖佳歲試降等科試不錄科舉至期牌示曰某經自某處起至某處止各書於卷後夫勒寫數行本經非刻也先期示之使知成誦非慢令也有能兼通者場中又牌示曰能成誦四經五經者廩生給餼廩童子青其衿如是而不自勵於經學者未之有也昔兩漢之選博士弟子員也以好文學尊長上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爲稱選送之太常太常籍秀才異等者以爲郎又有孝廉一科得人最盛今縱不能薦之於朝私自褒揚亦學政之大者唐時有帖經墨義之科今亦倣此意施之使士子無荒經之患於學者大有裨益先生歲試若未暇及科試行之未晚也且小學一書爲飭己敦倫之要脩身齊家之本士子少小先入以養正之言虛僞鄙陋之習悉去內聖外王之學畢基於此昔嘗以此作次藝

論題取士矣後又移之覆試士子多視爲具文學使亦有以具文視者遂使父兄師長不以此勗其弟子小學之廢風俗人心之憂也今莫若確遵功令先期飭示曰童子試書文二藝次依所限起止書小學數行不記者定行黜落如是則人爭自誦習恐後矣夫內篇者十三經之精義也外篇者十七史之精華也許魯齋云吾於小學敬之如神明今士子尙欲通經學古豈以簡便精要如小學反使束之高閣乎世遠此數載在家鄉凡課授子弟以及從遊之士皆令讀小學講期必與經書性理參講閩士化者頗多然與其處卑之苦口大聲孰若學使之行一文不勞而嘉惠靡窮乎今之持論者皆曰外官惟縣令與學使最難供職世遠竊謂此二者爲最易夫縣令者朝行一政則夕及於民興政立教無耳目不周之處無中隔之患古人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也學使無刑名錢穀之繁惟以衡文勸學廣勵學官振飭士子爲職業草偃風行比地方職守者尤易或又以爲是二者皆有掣肘之患不知所謂掣肘者多由於自掣非盡人掣之也夫布衣則古稱先自強不懈人猶稱其嚴毅清苦力行可畏況居官哉但氣不可勝事不可激當謹確完養以合乎中耳謂見掣於人吾未之聞也世遠邇來無四方志今歲撫軍呂公又禮至鼇峯日取先

生所示羞惡之說與諸生深切而講明之會城氣習甚重然就中亦必有超俗成材者心誠求之而已江南學使前有余林二同鄉前輩繼爲同門謝君皆未有一字之通獨於先生惓惓者恃惠子之知我也其寄寧化五峯諸生曰貴業師貫一相聚都門屢稱諸賢志道之心甚銳深爲喜慰是日重陽正當休沐持諸賢請業之書相示不佞見之喜而不寐也年富力強何事不可爲只直捷要學聖人夫求爲博雅則限於資榮顯富厚則限於命惟直捷要學聖人可以操之自我眼前立大志向定大規模隨所讀之書身體心驗隨所行之事遷善改過開其學識使益宏裕養其德器使益堅定焉斯已矣蓋之來書謂澄本清源惟在義利一關此最得之義卽天理利卽人欲當認得透徹斷得斬截如寫書來京所言學業有一毫不本中心發出或拾前人成語要使見者稱爲有志此便是浮外爲人之心卽利心也思大來書稱近日體認吾未見剛者一章與整齊嚴肅四字覺更緊切甚是朱子謂徒得一二謹厚之人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故聖人只思得一剛者蓋氣質剛勇始足任道但戒浮氣矜氣耳眼前非必便能事事合中尙須細加涵養然軟靡無氣骨人必不能有爲也程子論學之切莫要於主敬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只整齊

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然此際加功最難過於矜持則苦而難久稍寬緩又便怠弛惟立志既堅躬行又力用謝氏心常惺惺之法常自提撕斂束自然坐立不至放佚心體不至昏怠以此窮理心極清明以此克己氣極勇決更日加涵養自然德成而學就所謂徹終工夫也又謂時文恐荒正業欲暫去之夫時文亦代聖賢以立言者只要心得而寫以時文之體勢耳心有實得則文字自有精采科名在其中矣程子謂科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此言盡之至文公家禮最切日用未有學道之人而不行禮者此時得行即行不可有待也且化民成俗莫不於此思源嚮道自比北溪却誰當得朱子惟取朱子北溪之書體究實踐不遺餘力則亦朱子北溪矣況家有賢父兄庭訓之下益加刻勵使父子繼美與宋代胡文定蔡西山二家比隆是所深望也與之來書謂取誠意章默會愈覺警切此欺慊之介體察入細則毛髮竦然願更策勵居業錄體勘極有益敬齋只一布衣惟能立志居敬苦學程朱故能廟祀百世觀其辨別何等精嚴用功何等堅苦若有一念不實不但鬼神不可欺天下後世更不可欺也學山謂朱子全書閱畢欲讀近思錄全書中有無限道理體用俱備近思錄則領要存焉總在讀時句句切己行事時刻刻對照

耳昔在宋代吾閩名儒甲天下多在延建今日臨汀風土人情最近古貴業師倡之於前諸賢互相講勵如上灘之船不上不止則道南之盛復見於今矣不得面暢屬望之深忘其鄙譴然皆肝膈之要不宣其與雷貫一曰兩載都門相晨夕也以令祖母年高急於趨省不敢款留歸後忽忽如有所失不佞有疑莫析兒輩不得聆誨言能無繫念不佞自數年來曾友天下士要如賢友之純心篤志以第一等人爲可學而至講明踐履不少懈者有幾人哉學者患於無志有志矣又苦不能篤實篤實矣又苦不能曉事以陳北溪之賢受業漳州與聞至道越十年往見朱子於竹林精舍猶謂其尙少下學之功勉之曰當學會子之所謂貫勿遽求曾子之所謂一當學顏子之博約勿遽求顏子之卓爾北溪自此精進有加蓋篤實之難也以司馬溫公之學識一代寧有幾人明道猶謂君實不曉事使明道得大用於世其明通公溥比之溫公自是不侔然溫公尙未足當曉事之稱由是言之學之進境豈有涯哉賢友年方三十有三朝之巨公見者無不崇獎庶所謂篤實而曉事者然以北溪司馬二公律之有不爽然若失乎又何加焉仍在精義集義二者交勗而不息焉耳五峯諸生得承指授英特不羣皆任道之器也然近之君子囿於科舉梏於習

尚久矣鄉人所不屑矣必勉之使爲天下所不可少之人匪徒爲天下不可少之人又當爲一代不可少之人匪徒爲一代不可少之人又當爲千百代所不可少之人志銳守堅捐其所甚利而追其所必至自然日進於高明臻於光大矣夫鼓其趨而指其程途師友之事也餘則在學者之自勉而已有己未克誰則知之半途而廢誰能禁之不佞望之深幸爲我勗勵之不佞粗疏寡陋然此心實未嘗一刻少懈賢友嘗勗以靜時加功靡日不體斯言庶後日相見時稍進故吾也先生窮理精密律身謹嚴識量深宏節操堅定退而居家進而在朝所行皆有益於人之事所言皆有益於人之言侍講幄數年常以天地性命之奧道心人心危微之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周程張朱之心傳從容陳奏荷蒙

天藻褒嘉榮耀千古亦儒林之大盛事矣卒諡文勤著有二希堂集
寧化雷先生

先生諱鉉字貫一號翠庭翰林歷官通政司通政使初補諸生從漳浦蔡文勤學得造道入德之方舉於鄉至都不投公卿一刺以陸平湖不敢見魏蔚州爲比謹守規矩繩墨克治嚴密踐履篤實嘗謂李貫之得力喚起截斷四字頻喚起真心敬以直內之要也每截斷思

念義以方外之本也又謂朱子與何叔京云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使自內外帖然按此是講學第一緊要處小學一書所當服膺踐履又謂一刻不持重便害德性一刻不專一便荒本業一刻不警惕便墮晏安溺志則害德性荒本業不待言矣又謂朱子仁說讀之既久令人見得本體融通流貫處功夫精切周遍處蓋生理涵於心爲心之德而義禮智統是矣此生理涵於心卽溫然愛人利物之心爲愛之理故朱子一言以蔽之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也所謂心之德者此也所謂愛之理者此也明乎心之德愛之理非有二此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卽天地塊然生物之心而本體有不融通流貫者乎中間引夫子之言仁則由體而用自常而變一私不容自匿一理不容或虧而工夫有不精切周遍者乎下又發明程子愛不可以言仁而愛之理爲仁則性情之界限明而脈絡通本體之妙莫非生生之理者益以著矣辨楊謝之不識仁體泛言同體者無警切之功專言知覺者少沈潛之味則功夫之實在乎操存涵養克己力行然後可以自全其生生之理者益以明矣又謂孔子性相近之言實萬世言性之宗旨孟子性善之言正是相近之實際相近者善之相近也以萬物爲一體者

堯舜之仁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可謂不與堯舜之仁相近乎故曰性善也擴而充之人皆可以爲堯舜也必待擴充之力者氣質有不同也孟子言性與孔子無二旨也又謂道心卽性也人心之正者道心爲之主卽性宰乎氣也人心之偏者道心之有蔽卽性汨於氣而失焉者也非道心爲一心人心又爲一心也如飲食男女之欲人心也而道存焉知道存卽道心也知其爲道而肆焉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矣故必道心爲主人心聽命也是知謂心卽性也非也離心性而二之者亦非也又謂學問之道一以貫之孝而已矣是故以父母之心爲心天下無不友之兄弟由父母而上之則祖宗也以祖宗之心爲心天下無不和之族人由祖宗而上之則厥初生民之天地也以天地之心爲心天下無不愛之民物至於民胞物與學問之道無以加矣要自孝之一念積而充之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乎孝嗚呼此其所以通神明光四海而爲至德要道與又謂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此可悟孝之爲道無所不貫又謂天下無性外之物凡身之所具耳目手足聰明恭重之理皆是也凡身之所接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親義序別信之道皆是也凡天地盈虛消息之妙萬物生長收藏之宜皆是也朱子論格物

卽孟子之言知性此可悟矣又謂太極者誠也誠之之功在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敬以直內誠之源也義以方外誠斯立焉必直內乃能
方外卽主靜之意也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則人極立矣又謂孔顏
之樂如何尋處先儒隱而不發竊思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
無少欠缺數語可形容孔顏樂處何也卽此生意之盎然一心藹然
四達者也所謂仁也顏子心不違仁雖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也孔子
中心安仁雖疏水曲肱此樂亦在其中也然則欲尋孔顏之樂亦默
體吾心之生意而已矣大抵生意是聖學真種子克己如耨草涵養
乃灌溉培育之功由是欣欣向榮暢茂條達而不容己焉孟子所謂
樂則生矣此之謂也學者必有見於此實加克己涵養之功孔顏之
樂方可尋得不然水流花放無非生意於我何有哉又謂以性理二
字分言之性體渾然析之爲仁義禮智脈絡分明是之爲理驗之身
則肅又哲謀推之倫則親義序別皆理也卽皆性也復性在於循理
循理在於盡分蓋性渾淪而理有條緒然理廣大而分更親切如孝
之理無窮而吾有分內當盡之孝忠之理無窮而吾有分內當盡之
忠隨在盡分則理得而性無虧矣格物者格此力行者行此豈待遠
求哉先生於近代真儒宗法陸平湖張桐鄉兩先生其序陸子年譜

曰古之學者未有不知行並進者也不離乎日用飲食綱常民物則曰下學不創爲新奇詭異幽深元渺則曰正學自孔孟至程朱逮明之薛胡一脈相傳如世系之有大宗小宗其他旁門異趨分之爲庶孽假之爲螟蛉而已矣我

朝治教休明名儒輩出而從祀 文廟惟平湖陸子一人蓋醇乎下

學之功卓乎正學之的者也表章陸子所以示學者之趨向指歸然或隱微幽獨不離富貴利達之見徒以講學立名呶呶焉辨異同爭得失口說自賸無益也陸子之言曰學者必從羞乞墦賤壘斷辨陽儒陰釋始鉉謂學者辨陽儒陰釋必從羞乞墦賤壘斷始嘗讀陸子文集學術辨與湯潛庵先生諸書於姚江之學可謂攻其壁壘搗其巢穴不遺餘力矣然使陸子窮達出處有一不合乎道治身檢心無人所難能之定力兩任縣令無人所莫及之治績一載臺中無人所不敢言之正論則講說雖明辨駁雖切亦何足以厭天下後世之心而稱天下之儒宗哉河南張清恪公學與陸子同嘗刊其遺書以傳於世令嗣君西銘復增定陸子年譜考訂既確包括無遺陸子生平體用兼該知行並至具於此學者探討服習如入其門登其堂而聆其警效瞻其儀範與親得陸子而師之無以異鉉懼終身爲道外之

人願與天下同志之士服膺而弗失焉其序張楊園先生全集曰向見陸清獻公衛濱日鈔極推楊園張先生繼見寶應朱止泉遺集論學術稱楊園爲最醇者顧先生著述蜀山草堂初鋟板燬於火所流傳者初學備忘錄訓子語二冊竊謂學者得此已足爲入門階梯矣然而先生明體達用之全量未之見也都門於同年傳謹齋處獲覽海寧祝孝廉人齋所編集乃益信先生在前明爲薛胡之後勁在我朝爲清獻之前茅蓋先生少嗜姚江中師蕺山卒歸於洛閩其爲學切實爲己庸言庸行慥慥不息而歆然不以師道自居閒論史及時務皆關繫社稷蒼生之計而退然不爲出位之謀嗚呼學術之敝明季極矣東林而後夏峯二曲尙多騎牆先生獨粹然一出於正且身處草野日抱嫠憂荒江寂寞惴惴念亂其心固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學者讀是書當思先生遭困阨流離內治嚴密究心經濟而終身韜晦不自表襮如此吾儕幸際

文治光昭之世優游膠庠顧乃闢冗偷安小得自炫乎使者視學兩浙有董率之責前已刊布清獻公年譜以勗多士茲喜蕭山朱學博志尙正學諸生皆知向方重鋟先生全集成爰不揣而序之觀此可以知先生之所宗主矣他若象山禪學考陽明禪學考鵝湖說以及

金華院試示諸生東林書院示諸生嚴州試院與諸生論格致傳義
答諸生問毛西河語不亦辨之嚴而言之切乎與清獻學術辨同功
矣所著有經筵堂詩文集自恥錄聞見偶錄讀書偶記校士偶存共
若干卷建寧朱君梅崖序其文集有曰公之學以躬行爲主以仁爲
歸以敬義爲堂戶以人情事理爲權衡以六經爲食餌以文藝爲紳
佩以獎引天下之士爲藩牆而於邪正之界流漸之潰析之尤精防
之尤豫大要宗朱文公而以薛文清陸清獻二公之書爲譜牒生平
出處按之固已無一不合於道所謂文章則皆本其躬行所得者而
慰唁問答解惑條指發德辨姦析事類情以綜王道之要以會天命
之精斯言蓋盡其大略云

婺源江先生

先生諱永字慎修專心經學博通古今本義理爲考據通萬彙於一
源生朱子之鄉闡朱子之教凡紫陽之極廣大極精微處先生推擴
之研窮之不遺餘力其禮書綱目序曰禮樂全經廢缺久矣今其存
者唯儀禮十七篇乃禮之本經所謂周監二代郁郁乎文者此其儀
法度數之略也周禮爲諸司職掌非經由正篇又逸其冬官蓋周公
草創未就之書禮記四十九篇則羣儒所記錄或雜以秦漢氏之言

純駁不一其冠昏等義則儀禮義疏耳自三禮而外殘篇逸義亦或頗見他經論語孟子爾雅春秋內外傳大戴家語孔叢等書諸子則官子荀況漢儒則伏生賈誼劉向班固之徒亦能記其一二然皆紛綸散出無統紀至於聲律器數則又絕無完篇樂記但能言其義已失其數矣夫禮樂之全雖不可復見然以周禮大宗伯考之禮之大綱有五吉凶軍賓嘉皆有其目其他通論制度之事與夫雜記威儀之細者尙不在此數樂則統於大司樂律同度數鏗鏘鼓舞亦必別有一經與禮相輔竊意制作之初當如儀禮之例事別爲編綱以統目首尾偕貫條理秩然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者此也散逸之餘儀禮正篇猶存二戴之記者如投壺奔喪遷廟釁廟之類已不可多覩其他或一篇雜錄吉凶一事散見彼此又或殷周異制記載互殊學者末由觀其聚則亦不能會其通夫禮樂之全已病其闕略而存者又病其紛紊此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所爲作也朱子之書以儀禮爲經以周官戴記及諸經史雜書輔之其所自編者曰家禮曰鄉禮曰學禮曰邦國禮曰王朝禮而喪祭二禮屬之勉齋黃氏其編類之法因事而立篇目分章以附傳記宏綱細目於是粲然秦漢而下未有此書也顧朱子之書脩於晚歲前後體例亦頗不一王朝禮編自